

# 独不可以舍我乎

李敬泽

古时，越人活动于今之浙江，卧薪尝胆，施美人计，给人的感觉是比较深、比较忍、比较狠。但越人当初也曾生猛，断发文身，不高兴就杀人。比如有一段时间，越人热衷于一项有趣的活动，就是杀他们的国王，杀了一个又一个，连着杀了三个。杀国王这件事不算有趣，有趣的是，杀完了一个，兄弟们消了气，又开始着急，没有国王怎么办？于是连忙张罗着再找一个。

显然，越人的国王基本上是用来杀的，近似于家禽家畜。于是，有任职资格的人们惶惶不可终日，生怕有一天大伙儿呼啸而来，宣布他是王。就这样，第三个倒霉蛋又被杀死了，消息传来，一个名叫“搜”的王子掐指一算，这回怎么着也该轮到我了。谁都不想当家畜，搜也不想，于是开了后门，一溜烟儿上了山，藏进了山洞。

但是，该王子的名字就没起好，他偏偏叫“搜”，他要叫“溜”事情或许就不至于像后来那样。越人杀完了一个国王，第二天一觉醒来，心里空空荡荡，果然就成群结伙地跑来拥戴王子搜，进门一看，新王跑了，这还得了，搜！

于是就搜。当然很快就搜到了，一群“粉丝”呼啦啦跪在山洞口，苦苦哀求：出来吧出来吧，我们的王、我们的哥哥、我们的偶像！

但王子搜躲在山洞里，千呼万唤不露头。渐渐地，越人的脾气又上来了：不出来？好，架上柴火，熏他！

这些可爱的越人也不想他们的王很可能会变成熏肉，他们只是想要一个国王，这卑微而真诚的心愿怎能得不到满足？

当然，王子搜出来了，换了我，我也得出来，人群向他欢呼，他被架上国王华丽的马车，没人征求他的意见，问问他想不想当国王。他已经是王。

可怜的“搜”，他孤立无援地站在车上，“仰天而呼曰：‘君乎，独不可以舍我乎？’”那意思是：老天爷呀，你咋就偏偏不肯放过我呢？

——这个故事载于《吕氏春秋》，我们的相国吕不韦大人由此得出教训曰：人不可以国伤其生，就是说要是需要搭上一条小命，那么给你个国王也别干。

这种鸡贼“顺生论”如今大行其道，我对此无话可说，只能祝大家长命百岁，好好活着，别费心去想活着值得还是不值得。但就王子搜来说，我觉得吕大人是误解了他，他其实不是怕死，他的逃避和挣扎包含着一个问题：我能不能自己做自己的主？能不能按照自己的真实意愿生活？能不能“自由”？

这实际上就是个日子值得不值得过的问题，当然，对王子搜来说，结论是不能。那么也就只好死不如赖活着了。

所以，在古代中国，悲剧是有的，就在王子搜绝望的“仰天而呼”当中。



我是 82 岁的老人。上海书展至今 15 年了，我从 67 岁起坚持了 15 年，参观书展年年不落，无论炎热和风雨天气，是书展的忠实粉丝。

我在新华书店工作 45 年，一辈子与书打交道，对书深有感情。退休后，到书展一来逛逛，买些新书、热门书；二来看看在参展的老同事，一举两得。我观展必去“序馆”，每年它都有新花样，内容和造型完美结合，充分反映不同时代的特色，在这里拍张照片留个念，体验一下成就感。还有必走的是老娘

家新华传媒公司承办的“地方读物馆”“儿童书馆”等处，颇有亲近感。记得 2004 年 7 月 28 日第一届上海书展开幕，当天我就去逛展。走进由上海新华发行集团承办的中央大厅的一侧，地面上铺设着一条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福州路”景观喷绘，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开明书局、北新书局……当我漫步在景观道上，勾起了我对书业人生之路的思念，我 14 岁时就是在这条“文化街”上起步的。我为书展的创意设计者点赞！

我的老同事、老朋友都知道我爱好藏书，特别是喜欢收藏签名本图书。到目前已有 700 多本签名本了，其中不少就是在上海书展中觅

## 耄耋老人情系上海书展

钱永林

来的。最近的有王文娟《天上掉下林妹妹》、王安忆《天香》《长恨歌》、饶平如《平如美棠：我俩的故事》、苏岑《世上没有人比你更重要》、叶辛《上海日记》等。每次书展我都认真看《新民晚报》登载的活动内容广告，从中寻找喜欢的作者或图书，做个记号，做足“功课”，以便有利进场选购。2013 年我获知一年前就有书信往

来的湖南省作协副主席王跃文要来上海书展签售新书，8 月 13 日那天赶早去现场买了《爱历元年》，请他题签；并祝贺他获得鲁迅文学奖，情深意长的友谊在这里起步…… 2015 年 8 月 19 日我又早早来到书展中央大厅，排队购买到《记住乡愁》签名本，当我缓慢地从签名台上走下时，中央电视台记者迎上来采访我这白发老头。隔天，老同事打来电话，说央视正在播放我受采访的镜头，听后我既惊讶又兴奋。

2013 年上海书展，好友美籍华人季女士探亲返沪，我们就相约在书展见面。在“序馆”会合

我始终难以忘记上海第一女子师范师生和附属学校的党的外围组织“中国少年剧团”的演职人员，尤其是使我敬佩的校长陈鹤琴先生与蔡怡曾女士。因为 1947、1948 年间，在白色恐怖下的上海，他们与我在为民主大业和反内战的共同战斗中，成为了生死之交。

陈鹤琴先生是一位有民主教育思想和爱国政治倾向的进步人士，受教于美国的著名教育家、心理学家杜威先生，与陶行知先生是同乡。

陈先生迫切要改革中国的幼儿教育，创办“女师”，作为活教育的实践

基地。他用“服务和创造”作为校训，教育学生“爱国家、爱人类、爱真理，‘学’做人、做中国人、做现代中国人”。

陈校长坚持爱国主义立场，支持学生，参加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的运动，他无视反动当局要解除他校长职务的威胁，与国民党教育局的责令抗争，不仅不处罚参

与运动的学生，还接纳因参加运动而被开除的有理想的学生。抗战时他就掩护、保释、营救过进步同志，与中共地下党有过合作。他聘请作家贺宜、谷斯范、画家邢舜田等任教。同时，也为他创办的《中国少年剧团》聘请文艺界进步人士为编剧、导演和演员。

在行政教学方面，他的学生王鼎成在学校组成地下党支部，后来地下教委又送来了圣约翰大学教育博士蔡怡曾女士担任教育主任，执教《教育概论》与《儿童心理学》，为学校培训了一批又一批学生干部。

我当时刚离开学校，地下党仲夏同志介绍我参

大姐服务团，是蔡怡曾女士进女师后由学生“自治会”改建的。蔡老师搬进了女生宿舍打地铺，关心病弱的学生，改善学生伙食，她在白色恐怖控制下勇敢地引领学生参加集会，带领学生参加玉佛寺公祭于再烈士，参加揭发美帝与国民党假和平、真备战阴谋的妇联讨论会。

经过一段时间的锻炼，将成熟的学生干部逐个吸收入党，如刘修正、邢志康等，并成立了支部，女师逐渐成为西区中学里的红色堡垒。

反动势力的迫害降临了。1948 年 5 月 9 日由于叛徒的出卖，蔡怡曾突然被捕，在狱中经受了江姐那

样的酷刑，门牙被打掉，坐老虎凳，上电刑，她不屈不挠，保护和同志们，后经党组织和家属竭力营救，11 月出狱，后北撤到解放区。

蔡怡曾事件发生后，学校支部命令“中国少年剧团”转入地下，成立了“上海儿童戏剧联谊会”，大朋友们为迎接上海的解放继续斗争。

1946 年中国福利基金会宋庆龄主席在上海进行反内战救济难民及推动和平民主运动时，主张要给儿童，国家的小主人办剧团，演戏给他们看，以戏剧艺术帮助他们成长。

陈鹤琴先生，也深感为中国儿童建立课余活动乐园的迫切性，1947 年宋庆龄的“儿童剧团”成立的同时，陈鹤琴先生创建了“中国少年剧团”并附属在女师学校里，学校支部把剧团内定为学校党的外围组织。

我当时刚离开学校，地下党仲夏同志介绍我参

## 不能忘记他们

孙毅



# 生命的秘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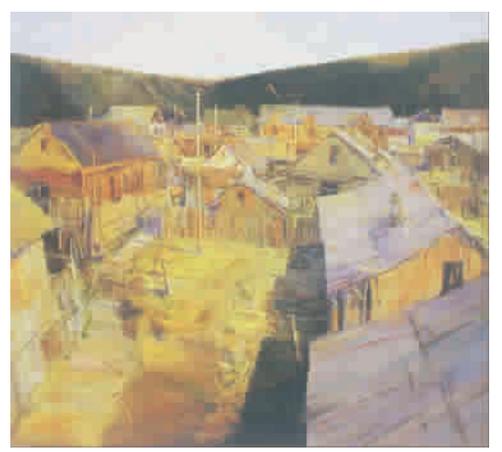
赵丽宏

我的老朋友田永昌，写诗写了半个多世纪，虽年过古稀，却越活越年轻，从外貌到内心，都洋溢着青春的气息。朋友相聚，人人都为之惊叹，永昌兄是在创造生命的奇迹。

永昌兄保持青春活力有什么秘诀？我没有和他探讨过。毫无疑问，他有很健康的生活方式，有豁达开朗的心态，然而更重要的是，他以常人无法想象的兴致和精力，周游了世界，在地球的无数个角落观察自然，倾听天籁，感受生命的丰富多彩。从 1987 年开始，他旅行的足迹，遍布五十多个国家。他的照相机镜头中，摄下了天南海北的风光，荟集了四面八方的美景，他兴致勃勃地在世界各地旅游采风，寻找美，寻找诗意。这种寻找的过程，使他的人生焕发出生机勃勃的活力，使他的精神保持着青春

的状态。现在，他把自己的摄影作品和诗，编成一本图文并茂的“环球摄影诗”集。我想，在中国的诗人中，大概还没有前人出过这样的诗集。为什么？一是没有一个诗人能访问这么多国家，二是没有一个诗人会拥有这么多摄影和诗作的素材，三是没有一个诗人能有如此充沛的精力。这本摄影诗集，其实也揭开了一个生命的秘诀，永昌兄为何青春长在？因为他爱生活，爱大自然，爱诗歌，爱运动，爱旅行。这本摄影诗集，是一个明证。

永昌兄的这本摄影诗集，展现了大自然的美景，也抒发了一个当代诗人阔大的襟怀。他的摄影和诗，将一路沿线国家的人情风俗收入诗人的眼帘，是可以用作国际交流的一个生动读本。本文为《田永昌环球摄影诗》序



恩和小镇 (油画) 董从民

加剧团演出了包蕾的童话剧《胡子与驴子》，并介绍我入了党。“大姐服务团”称我们外聘老师为大哥，要培训女师的大姐姐和小学生们的戏剧艺术技能。有一次由仲夏、包蕾、董林肯大朋友为晚会演出创作的《拆字摊》及朗诵诗《胜利带来了一切》到麦伦中学去演出，由大姐姐王瑞珍演《拆字摊》的拆字先生，为蒋家王朝末日算命，那滑稽讽刺的表演引得台下哄笑，接着李松筠大姐姐朗诵《胜利带来了一切》时，她声泪俱下怒喊道：“我们情愿为反内战而死，不愿意为打自己人而亡……”这时全场唱起了“团结就是力量……”群情激昂，我们几个大哥早已守在后台保护演出的大姐姐们撤退，以防三青团和特务们行凶，这是我们的特殊任务。

新中国成立后，我在上海第一位少年儿童部部长蔡怡曾同志的领导下，建立了第一个上海少年先锋队。

有时我会回忆起童年，那些陈芝麻烂谷子，最耿耿于怀的，是始终为成年人的阴影笼罩。睡眠惶惶地被逮起来跳忠字舞，深一脚浅一脚地提灯游行，这些大人的事情，充斥着这一代人的童年。

或许这便是人类永远无法摆脱的个人与时代的关系，就记忆而言，深刻却难说美妙。当然，也有一些可以排除在外的，比如种蓖麻。

那会儿我们可真是一穷二白，放假了，暑假捡废钢铁，寒假去捡粪。种蓖麻，据说是为造导弹用的，实际干嘛，并不清楚。

种子是学校发的，每人数颗，黑色的，带着诡异的花纹。我姐姐班上也发了，我们各种各样的，看谁结得多。那时候似乎全中国的孩子都在种蓖麻，连数学题也涉及到，诸如：同学们种蓖麻的棵数是向日葵的 75%，种的向日葵比蓖麻多 21 棵，向日葵和蓖麻各种了多少棵？我数学一向很差，这样的题目足以令我抓狂，还不如让我去唱那首歌《我为祖国种蓖麻》，曲调很适合变声期的男生。

不过，我因此增加了自己的植物学常识。如今还记得的，蓖麻如期萌芽，迅速拔节，雨点落到硕大的叶子上，哗刺作响。结果的时候，毛茸茸，先青后红，像一个个偎在一起的小刺猬。至于我们为人类所做的贡献，那实在是点滴而已。

蓖麻油可为制印色的材料，是在我喜欢上书画以后知道的。调制印泥，需上好的蓖麻油，这是一件超级麻烦的事情，考验着人的心力。置油于瓶，夏曝冬晒，如是者数年，方可用。民国时，上海有位制印色的高手张鲁庵，陈巨来等篆刻大家所用印泥皆其所供。今石门二路有鲁庵印泥陈列，某次经过，空无一人，隔着玻璃柜，看见几个装着蓖麻油的小瓶子，微黄然极清澈，仿佛历尽沧桑。张氏作古多年，遗孀犹在，千金不易也。蓖麻还有什么用场，我们当年几乎一无所知，唯一的应用，是用小刀撬开，取了瓢，给铁皮文具盒抛光，油光锃亮。一百年前，劳费尔出版的《中国伊朗编》里考证了蓖麻的传播，说在埃及的古墓里发现了蓖麻籽，当时的埃及尚有种植，“它的油是很滑润的，如点灯用，不次于橄榄油，只是它发出一股难闻的气味。”于是，我的眼前浮现出尼罗河岸，点点蓖麻油的灯火。前年，有朋友送了一些国外花种，大多不识，只蓖麻是认识的。种了几棵，长到四五米高，秋天收了不少种子，可惜没地方上交了。现在种蓖麻的人家几乎见不到了，我和姐姐说起当年事，她还记得我们当时的蓖麻是种在院子的西南角，那里是堆煤的地方。蓖麻一点也不挑剔，只是到了秋天，那根子又硬又难挖，大概入侵植物都是如此，一旦扎根，你赶也赶不走了。植物书上说，蓖麻的种子，有些是漂洋过海传播的，曾经在鼓浪屿的一个老宅里见到一片蓖麻，这些岛屿上的移民，或许便是这样到来的，说不定。

## 蓖麻往事

李涛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 十日谈

我与上海书展

责编：郭影

寻书是一件颇费周折的事，请看明日本栏。